



新世纪之初,《帝国——全球化政治秩序》成了第一本在全球引起轰动的理论著作,它与其说是对“帝国”的颠覆性研究,不如说是一个宣言,以批判的形式宣告了一个新“帝国”的到来。此书的两位作者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认为,“正是在美国宪法的全球扩展中,帝国得以诞生”。对“帝国”将在全球迅速占据上风这个趋势,两位西方左派虽满怀沮丧,却也断言不可阻挡。

非常凑巧,美国小说家乔纳森·弗兰岑也在世纪之初发表了一部超过40万字的大部头《纠正》(2001),在小说中,他通过对日常生活和个人欲望之细微处的观察,预言了这个想象中的“帝国”所面临的内在危机:它在瓦解。果然,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的时候,我们惊异地发现,“帝国”确实没有迅速取得胜利,反而深陷各种泥潭,遭遇“中年危机”。而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结尾,弗兰岑又发表了另一部超过40万字的大部头《自由》(2010,中文版已由新经典文化出版公司、南海出版公司引进出版),在上一次的预言之后,又用同样的方式为这个十年作了总结:“自由”无法为“帝国”带来幸福和安宁。

理论家总惯于高屋建筑,站在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指引历史发展的方向,仿佛只要看到滚滚东流的长江水,便可以假想它是一个无限的奔涌过程,存在着一个直接的源头和另一个直接的去处,全然不顾它实际上是无数涓涓细流的暂时汇聚,最终也将分散到无数的涓涓细流和毫无方向可言的海洋中,在这一意义上,意识形态并非意识形态,它不过是无数个人欲望博弈和叠加的过程,体制也并非体制,而是无数日常生活的汇聚。或者说,只有深入到个人的内心欲望和日常生活中,历史才会展现其真实而鲜活的面貌。这正是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工作重点。弗兰岑干了一件漂亮活儿,在理论的时代,在新闻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字空间里,捍卫了小说的独特价值。

从内容上看,弗兰岑在新世纪十年发表的这两部小说至少有着两个共同点:第一,它们发生的起点不在繁华喧闹的东部大都市或者热闹奢靡的西海岸,而是在美国中部;第二,它们都以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为叙述对象来展开故事。

选择圣裘德和圣保罗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中部城市,弗兰岑显然有其用意。在这里它们不仅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中

## 动态

## 《卡彭塔利亚湾》获颁“澳中理事会翻译奖”



本报讯 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李尧翻译的长篇小说《卡彭塔利亚湾》(Carpentaria, 亚历克斯·赖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于7月6日获得澳大利亚政府颁发的“澳中理事会翻译奖”。该奖是澳大利亚政府对我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颁发的最高奖。李尧翻译的长篇小说《浪子》(亚历克斯·米勒著,重庆出版社出版)和《红线》(尼古拉斯·周思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曾于1996年、2008年先后获得该奖。(世文)

## 书讯

## 珍妮特·温特森《给樱桃以性别》中译本出版

日前,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的作品《给樱桃以性别》中译本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珍妮特·温特森1959年生于英格兰的曼彻斯特,1985年凭借处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获惠特布罗德处女作奖,其代表作品有《激情》《给樱桃以性别》《写在身体上》《艺术与谎言》《苹果笔记本》《守望灯塔》等。

《给樱桃以性别》讲述17世纪英王查尔斯二世时期,在泰晤士河边生活着一个女巨人,她收养了一个弃儿取名约为旦。约旦和他的养母生活在一起,直到国王的园艺师将他们带到了温布尔登学习园艺。约旦追随园艺师前往百慕大群岛,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奇怪的人和事。与此同时,约旦的养母在保皇党的鼓动下,对杀死国王的清教徒进行疯狂的复仇……(世文)

# “帝国”的中年危机

——关于《自由》及其他 □孙健敏



们总是能打败各路反派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在某种意义上,自由只是美式价值观的门面,在其内部真正起支撑作用的其实是核心家庭实践。因此,核心家庭是最适合用来解剖美国社会的标本,其中以白人和中产为特征的核心家庭又代表了这种美式价值体系的主流,弗兰岑非常精准地抓住了典型,让他的微观史诗得以顺利展开。

相比《纠正》,《自由》所选取的这个核心家庭更具象征意义。这一家子的女主人帕蒂,按她邻居们的观察,在温柔和善的表面上,藏着个冷酷、自私、好胜的“里根分子”,她真正在意的不过是她的孩子和房子,邻居、穷人、祖国、父母甚至她的丈夫都算不了什么。很显然,她身上浓缩了共和党式的保守倾向。而她的丈夫沃尔特,则表现出更多的民主党色彩。他是个环保主义者,对少数族裔怀有好感,甚至爱上了一个印度裔女孩,同时对穷人怀有同情,虽然他无法和他们在实际中沟通,虽然为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最后还是把他们给牺牲了,但他的中左派倾向显而易见。这样一对家长,正好暗合于美国主流社会的两种主导性政治立场。而他们的儿子乔伊则是一个崇尚自由的个人主义者。在帕蒂看来,他天赋异禀,从十一二岁起就在追求个人自由,试图跟父亲平起平坐,为了赢得经济独立,还乐于给人打短工,做点“骗钱”的小生意,帕蒂显然将他当成了自己的继承人。女儿杰西卡是个勤勤恳恳、活得认真的乖乖女,她似乎并不在意,或者说漠视的,一个核心家庭,作者应该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做了精心布局。

和《纠正》相似,《自由》也用了一多半篇幅,描述了一个来自中部的核心家庭走向瓦解的过程。在《纠正》那里,瓦解更多是出于自然原因,老一代白人男性家长在走向衰老,他得了帕金森病,即将老年痴呆,作为家庭秩序的绝对核心,他的衰老直接导致了秩序的瓦解。但在《自由》中,家庭的核心是两个人,而且都正

当壮年,身体和事业至少在小说开始时还处于上升趋势。因此这个核心家庭的瓦解显然不是自然原因的衰朽,而是一场中年危机,它是欲望和心理层面上的瓦解。

瓦解首先开始于乔伊这个被帕蒂用自由放任的方式培养起来的骄子。在追逐自由的过程中,他终于偏离了帕蒂预想的轨道,让帕蒂第一次意识到,乔伊想要的自由并不是她为他设计好的那种自由。但问题是,自由一旦被给出之后,便再也没有收回的借口了,于是这位被帕蒂寄予厚望的骄子和家庭决裂了。这对帕蒂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她原来以为自由是一种继承性的关系,是一种可以在先辈和后人之间被无限传递的普世价值,但儿子的背叛让她认识到,自由成了一种纯粹的个人体验,它是不稳定的,是无法形成共识的。儿子的这个革命性举动,一方面是一种背叛,另一方面又似乎是一种解放,她心中另一个被社会性角色压抑的帕蒂被唤醒了。她想起多年以前,她曾暗恋过丈夫的好友、摇滚乐手理查德,这个男人也是个把自由当作个人体验的先锋派。作为社会性动物的沃尔特和帕蒂当年都不约而同地被她深深吸引,只不过最后在以婚姻和养育后代为目的的社会性选择中,帕蒂牺牲了她的个人欲望,挑选了更有责任心和爱心的沃尔特作为配偶。儿子的背叛,间接地将她从社会性的链条上解脱了出来,她终于主动和那个魔力非凡的摇滚乐手偷了情。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她的背叛,也让沃尔特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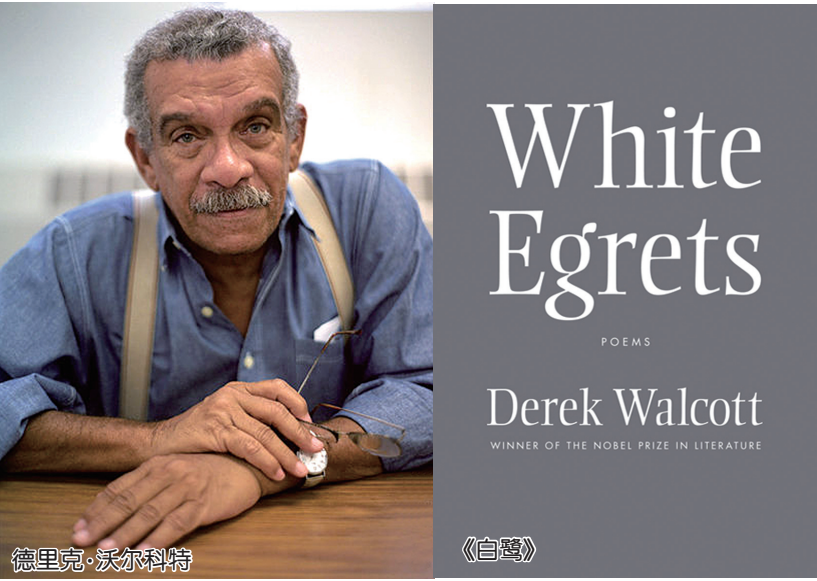
了追求他的个人自由的借口,两人因而顺理成章地分了手。这分裂看似是家庭内部的分裂,某种程度上也投射出美国社会深处的分裂,这个以自由为凝聚力的社会,却正在因为自由而失去凝聚力。

而另一方面,当自由不再作为一面虚构的旗帜,而成为一种具体的个人体验时,每个实践自由的个体时时处处感受到的却是不自由。帕蒂的自由无法忍受理查德的自由,乔伊想尝试其他可能性的自由,又被康妮妮心的自由所威胁。只有当一个人真正实践自由时,才会突然发现自由的不可能,或者说,人们在乎自由,只是因为他们自身的不自由。

最后,沃尔特和邻居之间关于猫和鸟的纠纷似乎是弗兰岑对《自由》做的一个总结性发言。沃尔特爱鸟,他有保护鸟的自由。邻居爱猫,他们有养猫的自由。但问题是猫要去抓鸟,于是两种自由变成了一对激烈的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双方都失去了自由。这时帕蒂忽然从天而降,以乞求的姿态与沃尔特和解。当沃尔特接受了帕蒂之后,帕蒂又用她女性的社交才华,与邻居打成一片,沃尔特和邻居之间的矛盾也随之迎刃而解,在双方消除了对立之后,当自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自由反而轻易地来临了。或许,这才是人类生活的真相,所谓自由不过是一种虚构,正如“帝国”也不过是一种虚构,自由与不可能不重要,“帝国”是否存在也不重要,所有这些故事不过是一些借口,大家真正要做的,不过是想尽办法一起活下去。



美国画家阿列克斯·卡茨作品



德里克·沃尔科特《白鹭》:

## 诗歌超人的词语钻石

□肖学周

《白鹭》(White Egrets)是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 1930—)2010年出版的一部诗集。凭借它,沃尔科特一举击败希尼等9人,获得2011年的艾略特奖。评委们认为“沃尔科特的《白鹭》是一部感人、具有冒险精神并且几乎无懈可击的作品”。1992年,沃尔科特凭借长诗《奥罗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白鹭》却是一部感人而完美的短诗集。全书共54首,包括组诗11首,组诗内含诗歌数量最多的是《在意大利》,有12首小诗,最少的只有2首。如果把组诗内的诗独立计算的话,整部诗集共97首。这些诗大多没有题目,有题目的多为组诗,如《白鹭》(8首)、《金合欢树》(3首)、《西西里组诗》(11首)等。

这部诗集中的所有作品均未注明创作时间,前后两首都没有题目。第一首写棋子,诗人把它们和士兵对应起来,“每个兵都在宣誓,每个兵都慷慨陈词/愿为他的皇帝、宗族、祖国而死,愿成为一枚棋子……”最后一首诗有结构全书的意思:“你此刻读到的印刷字体/……像一片云渐渐覆盖了这一页,它再次/变白,这本书终于结束了。”该书出版时,沃尔科特80岁,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部诗集。在第32首诗中,沃尔科特写道,如果才华确实已经枯竭,他就会放弃诗歌,因为爱它,就不愿看到它被伤害。爱诗,就要把诗写好,在无力做到这一点时就主动向它告别。沃尔科特的这种写作态度令人肃然起敬。

与写作年龄对应,《白鹭》是一部老年之诗。爱的丧失与死的临近,这几乎是所有老人的现实,沃尔科特写得尤其惊心动魄。也许是因为在他的生活中,爱与死之间更具张力的缘故吧。诗人就是敏感于美的人,爱与死其实是美的两个变体。所谓爱就是与美建立联系,而死则意味着自身之美以及毕生建设的美一并丧失。正如诗集第7首所写的:“死愈令人惊奇/爱愈深沉,生活愈艰辛”。在一种无爱伴随的状态中面对死神,这就是沃尔科特晚年的处境:一方面是爱的丧失,难以挽回,一方面是爱的重建受阻。《西西里组诗》第3首写的是一位疯狂的老人平息内心痛苦的过程。该诗语气之强烈在沃尔科特的诗中是罕见的:“安慰我,维托利奥,让我平静,卡西莫多,“尖叫出我的痛苦,八哥”,“让我盲目,圣卢西亚”,“你们所有的人,救救他!救救他阻塞的心”。这种激情的成因在诗末揭示出来:“我虐待了她们每个人,我的三位妻子”。看起来这是一首忏悔之诗,但它也暗示了爱的丧失这一主题。令诗人更加伤心的是他在爱的重建方面遭遇的失败。这触及到整部诗集的核心。在《西西里组诗》的第8首中,诗人自称“你头发斑白的萨提尔”——一个渴望情欲的老人。问题是此时诗人的“头颅变得几乎和这张纸一样白”,这种形象使他感到加入少女(美的化身)之中的不相称:“你太老了,不能/被如此敏捷的年轻女子摇撼”,但是,“听到她赞美,你像海杏仁树一样剧烈燃烧”,晚年的处境就这样使诗人的激情演变成了一场深刻的单恋,爱的重建难以达成,最后他只好以诗歌先贤安慰自己。这一页,被夕阳染进的弧线抚摸,/因同样的抱怨而叹息,十四行诗和彼特拉克”。但是,这种潮水般奔涌的爱在重建受阻后仍不善罢甘休,它把诗人带人一种不无悲壮气息的境地:纽约的每个人都生活在情景喜剧里,/我生活在一篇拉美小说里,在书中/长着白鹤头发的别墅因某种看不见的/悲伤,某种很衰的折磨而发狂,/并把它秘密写入编年史,直到它显现在他脸上,/附带说明的皱纹证实了他的小说,/使他深感难堪。看,它只是/心灵的古老故事,这颗心不愿和它彼此抵消,/无论多么命运,像堂吉珂德,这只是一个人的事,/决不会伤害别人的心,即使那个头发斑白的陆军上校/在骑兵冲锋中,在一场战斗中突然栽下马来,/那决不会使他成为一尊雕像。这是寻常单恋/的地狱。看那些白鹭/在散乱的队列中吃力地走向草地,白旗帜/凄凉地拖在后面,它们是一位老人回忆录中/漂白的遗憾,印刷体的诗节/显露出它们链式的翅膀,像完全敞开的秘密。

这是组诗《在乡村》的第2首。它告诉读者,这部诗集名为《白鹭》是因为“白鹭”(egrets)与“遗憾”(regrets)仅一字之差。这是老诗人置身于“寻常单恋的地狱”中书写的回忆录的核心部分。他把自己写进一部拉美小说里,给自己命名为“别墅”,让自己长着白鹭的头发,把自己比成命运而固执的堂吉珂德,比成一个在冲锋中突然栽下马来而的陆军上校。但是,诗人独自承担了悲伤和折磨,而“决不会伤害别人的心”。由此可见,沃尔科特彻底克服了人性中的那些阴暗成分。当年,叶赛宁看到伤害自己的女人时不禁诅咒她们,但马上意识到这是不应该的,便停止了诅咒。而沃尔科特从无诅咒之心,他说:“这只是一个人的事”。一个承受如此创伤的人,仍不诅咒,这不仅成全了诗人的品格,也成就了沃尔科特的诗艺。歌德晚年和一个17岁的少女有过一次恋爱,以失败告终。伤心至极的歌德写下一首长长的《哀歌》,从此结束了他一生的恋爱生活。而沃尔科特晚年的恋爱却在竞争牛津大学诗歌教授的过程中成了被攻击的把柄,对此,沃尔科特决定退出竞选,而获选者露丝·帕德(达尔文的玄外孙女)也因此被质疑,在9天后被迫辞职。

爱的重建已不可能,死的来临却不可避免。组诗《白鹭》的第6首是诗人间接处理死亡的作品。圣诞节期间,昔日的好友久未露面,他们已不在尘世,却在诗人的追忆中返回。此时,这位追忆者也面临着和朋友们相同的结局:我的一些朋友,已所剩不多,/即将辞世,而这些白鹭在雨中漫步,/似乎死亡对它们毫无影响,或者它们像天使/突然升起,飞行,然后再次落下。

白鹭,一种极美的动物,在此充当了天使的角色,它相当于剩存者的记忆,相当于诗人写下的诗篇,持续对抗着死神,“似乎死亡对它们毫无影响”。至于直面死亡的作品,最令我震动的莫过于《在阿姆斯特丹》第一首:我和鲁弗斯·柯林斯曾在此游历,一个白色的金剛鸚鵡/站在他的人造肩上。鲁弗斯已不在人世。/运河散布倒影,河心如此宁静。/我静静地沉思我还能活多久。/我想让2009成为随光线变换角度的一年/就像荷兰腹地或维尔米画的小巷,/以接受我的对手暴躁的恶骂,/在可能是我最后的一年里画好画写好诗。乘船游览运河时,诗人想起一个已经去世的朋友,并“静静地沉思我还能活多久”,这种平静的语调令人吃惊。它表明死亡已经被诗人接受,它不再构成任何焦虑。此时,诗人把2009年,此诗的写作时间,当成自己在世的最后一年,画画写诗,踏着自己创作的艺术作品,静静地步入死亡的国度,而他留下的作品几乎不受死亡的影响。

沃尔科特善于把最日常的生活转化成高度完美的艺术作品,每件作品都充满了异常复杂的技术,这不是为了单纯地增加写作的难度,而是为了使同等复杂的现实呈现出水晶般透明的质地。写寻常的现实,用晓畅的语言、复杂的技术达成精确清晰的效果,沃尔科特几乎是个诗歌超人(诗集第23首有一句“什么,你在77岁时会成为超人?”)。我把沃尔科特视为最接近里尔克的诗人,“物诗”的继承人,其特色是融思入物,在精雕细刻中呈现出宏大气象。可以说,沃尔科特的每首诗都是一颗精致而天然的词语钻石,它们结构复杂,棱角鲜明,光芒四射,色彩缤纷。如诗集第3首写搬运工:他们能只手举起大得惊人的/金属线卷,举起摇摆,两只胳膊都通了电流/把它控制在手中,而吊钩和绞车/在附近晃悠。他们在如山的货物的/影子中吃饭——那些货物被绳索捆绑着,/不理睬海鸟叫去他们面包的巨砾。/随后有人会严重受伤,一个失去一条腿的人/走向朗姆酒和糖尿病。你会看到他缩进/自己的镣铐,太高做了以至不屑于乞求,/他会像一辆加速的卡车在酒醉的黎明中怒吼。

前6行写搬运工群体,突出他们巨大的力量;后4行写搬运工个体,一个身体致残,精神高傲的工人,“像一辆加速的卡车在酒醉的黎明中怒吼”,这种自我救治的痛苦竟显得那么力量惊人,令人敬畏。《白鹭》作为沃尔科特的终结之作,同样具有令人敬畏的高度。